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索尔仁尼琴

快语集

陈歆耕 著

陈歆耕文化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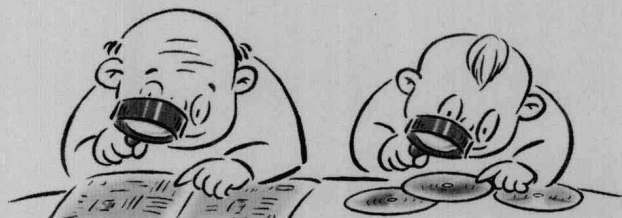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歆耕文化随笔

快语集

陈歆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语集:陈歆耕文化随笔/陈歆耕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17-8290-3

I. ①快…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470 号

快语集

——陈歆耕文化随笔

著 者 陈歆耕
组稿编辑 朱杰人
项目编辑 阮光贞
审读编辑 辛 莱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2
印 张 12.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290-3/I·740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索尔仁尼琴

陈歆耕其人其文

——读《快语集》随感

王彬彬

陈歆耕兄将近年发表的批评文章结集为《快语集——陈歆耕文化随笔》(手机阅读版由运营商编辑为《“疯话”文坛》),拟交出版社出版。他发来书稿的电子文本,命我为其“把关”、“指正”。岂敢“指正”,写点读后感,倒是我很乐意的。其原因,就在于我平素对陈歆耕其人、其文,都确实有所感。现在有这样一個机会,把这“感”写一点出来,何乐而不为?

说起来,我与歆耕兄是老相识了。1992年夏,我从上海到了南京,任职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这是“被任职”。而那时,歆耕兄也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只不过不算南京军区的人,是《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站站长。在食堂吃饭时,常常遇到。同桌吃饭时,也聊过文学。那时,歆耕兄是部队里的红人,与我也属两个行当。我与他的“交情”,也仅此而已。

后来,我离开部队,到了南京大学。再后来,歆耕兄也“转业”,到了上海,主持《文学报》。这样,就算是钻进了同一个圈子,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才真正“认识”陈歆耕。他是那样地想把《文学报》办得更好,办得更更有品位、更有影响,这常常让我感动。上任后的那几年,他多次打来电话,向我“请教”办报大计。我到上海,他到南京,都一定打电话约见面,而一见面也仍然开口就谈怎样把《文学报》办得更好的问题。这总令我很惭愧。我虽隔三差五地写点关于当代文学的文章,博得一个我并不喜欢的“批评家”称号,但对于如何办报,实在说不出任何高明的想法。文坛上常有些大大小小的争议。有时候,有了什么争议时,他会打来电话,交流对问题的看法,当然,免不了约写文章。他常对我说:“你有了自己满意的文章,一定要给我们《文学报》。”这也每每让我脸红。实际上,自打歆耕兄主持《文学报》以来,我为《文学报》写的文章是极少的,我记忆中,只写过那一篇《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

我虽然对如何办报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也并没有常常为《文学报》写文章,但歆耕兄的敬业精神,却令我十分感动。把一张报纸、一份刊物“办好”,有不同的意义。在有的主编那里,所谓“办好”,仅仅指多赢利,为此不惜降低格调,最大限度地迎合最广大的读者。而陈歆耕不是这样。他是一心想让《文学报》为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在阻遏文坛邪气方面,歆耕兄常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不怕得罪人,这我是十分赞赏、支持的。管他有多大的名气,多显赫的地位,该“骂”时照样“骂”。其实那类“老虎屁股摸不得”之人,都是长期被那“虎屁股”唬住、震住、慑住,以致于连一“摸”之心也不敢有的人宠坏的。但要真伸手摸一摸,你会发现,那往往不过是“纸屁股”。不但可以“摸”,还不妨“拍”。而一“拍”,也就破了。所以,写文章、办报纸,都应该少拍“马屁”,多拍“虎屁”。

当然,有些“顾忌”,还是有必要的。有类“风险”,也还是应该避免的。“留得青山在”,总还有一句有道理的话。但在我看来,应该有所“顾忌”的地方,歆耕兄有时也不那么“顾忌”;在我看来,应该考虑的“风险”,歆耕兄竟然也不怎么考虑。这让我有时颇为他担心。在中国,这样一家报纸的主编、社长,大小也是个官儿。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官儿,有些人是十分拿这官衔当回事的。好不容易熬到这么个位置,便“抖抖地把守”着,以保住这头衔为最根本的原则。而歆耕兄却似乎很不以头上那顶乌纱为意。这时候,就显出他身上那种“天真”,那份“傻气”了。

这种“天真”,这份“傻气”,在他那近些年写下的批评文章中,也表现得很充分。文坛上、文化界,荒谬、丑恶的现象层出不穷。许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对这些现象已很麻木了,连不满和愤怒都不会有,当然也就不会起而批评、抨击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也一天比一天麻木、冷漠着。但长我许多的陈歆耕,仍对这些荒谬、丑恶的现象保持敏感。在约人写文章批评、抨击的同时,歆耕兄自己也亲自动笔。当然不是说,歆耕兄文章中表达的所有看法我都认可。但这些文章中表现出的真诚、执著,表现出的“天真”、“傻气”,却总令我感动。

明快、简洁、锐利,不绕弯子,不拖泥带水,不吞吞吐吐,是陈歆耕文章的特色。这也是文如其人。像陈歆耕这样经历的人,身上是会多多少少有些“江湖气”的。但在陈歆耕身上,却感觉不到这种“江湖气”,这也是我对他心怀敬意的原因。为人没有“江湖气”,为文也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在中国,也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目 录

序 陈歆耕其人其文/王彬彬	1
“四面树敌”的文学老头儿	1
本山大叔的“抗打击能力”	3
“西门庆”碰上了好时光	5
莫言的“战书”	7
大师是“活”出来的吗?	9
一粒老鼠屎与一锅汤	11
浮躁时代的“经典”案例	13
由白桦一首新诗说开去	15
张洁“害怕”什么?	17
被催生的“蛋”	19
语文课本中的“三聚氰胺”	21
郭敬明的“名牌杂货店”	23
作协主席打擂台没有赢家	25
语文“被下岗”悲哀	27
文坛呼唤“王海”	29
与贪官“共舞”的作家	31
寻找铲除“怪胎”的手术刀	33
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	35
为什么要读小说?	37
为何不“炒炒”巴金的遗文?	39
历史讲坛也可“戏说”?	41
举“旗子”易 办实事难	43

45	揭破“皇帝新衣”的小男孩
47	欢迎被“咬”：能否推而广之？
49	隔岸观“教授打仗”
51	对“作家富豪榜”的另类解读
53	陈忠实是谁？
55	“这个很刺激，要买吗？”
57	“0”投入，高回报
59	警惕“语言瘟疫”
61	与“红包”无关
63	创作并非“韩信用兵”
65	当心被腰封“雷”倒
67	报告文学“阳痿”了？
69	李少红，甬伤心
72	王安忆，甬生气
74	由冯小刚写小说想到的……
76	“坐”家成了“空中飞人”
78	耸人听闻的顾彬
80	作家的“官”念
82	话说“作文恐惧症”
84	假如韩寒上了大学
86	“恶炒”张爱玲为哪般？
88	《重访边城》：请从254页读起
90	“香饵”里面藏“钓钩”
92	“选本”与“选家”
94	“白马”非“马”乎？
96	猪咬死人以后
98	“喷泉”里没有“血”
100	僵硬的“典籍”与活的文学
102	作家的“获奖焦虑症”
104	写而优则欲“仕”
106	勿吃“注水肉”

汪晖：沉默到何时？	108
从“作文说谎”到“概念先行”	110
中国作家的“手电筒”在哪里？	112
秋雨先生的文化人格	115
何谓“记忆文学”？	119
“我要和你结婚”	123
我们该向法拉奇学习什么？	126
巴特与巴尔扎克	130
文学批评因何而伟大？	134
高校自杀事件频发的背后……	139
被偏见遮蔽的“珍珠”	142
困境与突围	145
《木棉花开》引发的思考	148
未发出的“情书”	152
为“中国的脊梁”画像	154
西方学者的“中国视角”	158
精彩的中国故事	161
说长道短谈《国运》	163
难得风雅	168
生活在小城的意义	172
岭南学人良知的觉醒	175
当代文学及其变化趋势	178
跋 “疯癫”人语	186

“四面树敌”的文学老头儿

在世界杯足球赛场上,曾出现一幕非常令人注目的场景,但与足球无关:

葡萄牙足球队员在开赛前,臂戴黑纱,默哀三分钟后才开始踢球。被默哀的逝者是何人,配享如此尊贵和隆重的礼仪?——他是刚刚步入天堂的用葡萄牙语写作的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6月18日,他在西班牙兰萨罗特岛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葡萄牙空军一架C130运输机专程飞往大西洋中的兰萨罗特岛,文化部长加布里埃拉·卡纳维利亚女士带团随机,以国礼迎回萨氏的遗体。他的遗体在里斯本市政厅停灵两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数万葡人排队进入,瞻仰遗容……

好了。我介绍到这儿,读者就会产生疑问了:一位葡萄牙作家,怎么会长期定居到西班牙的一个小岛上去?他跟他的祖国是什么关系?他跟葡萄牙政府官员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过节”?稍稍了解一下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经历,我们就会觉得其中有许多颇堪玩味的地方。

这是一个50岁后才进入创作井喷期、总是与他生存的这个星球保持着紧张“对抗”、脑子里灌满“不合时宜”思想的文学老头儿。1997年,他因中译本《修道院纪事》举行首发式来中国访问。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老汉为何如此怒火中烧?在获得诺奖后,他闭口不谈文学,而是谈社会政治问题:“……不公正在增加,不平等在恶化,无知在成长,悲惨在扩大。这个能够把复杂工具送到另一个星球去研究那里的岩石结构的精神分裂的人类,却可以对数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无动于衷。去火星仿佛比拜访自己的邻居更容易。”

“去火星仿佛比拜访自己的邻居更容易。”如此精彩的话语，简直也只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才能说得出了。

他还说，“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不讳言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的名声不佳，是因为“一些人在具体执行某些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学说时发生了偏差”。萨拉马戈不仅仅是用文学作品传递自己的声音，同时还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反对过葡萄牙军政府，反对独裁，反对教会，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布什和布莱尔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反对任何政府对任何文学作品的任何审查……1991年，因他的一部小说《耶稣基督福音》，被指责冒犯天主教，政府出面查禁此书，他怒不可遏，愤而选择流亡他国，随妻子定居到西班牙的一个小岛。2007年该老汉发表言论，呼吁葡萄牙加入西班牙，成为一省或大区，但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难怪被葡萄牙同胞讥刺为“老糊涂”。

呵呵，就是这样一位总是“不合时宜”、树敌无数的文学老头儿，死后在他的祖国却享受到如此尊荣。我们要向这样的作家深深地三鞠躬，我们也要向不计前嫌、有如此阔大胸襟的葡萄牙国民和政府行注目礼！

其实，想想看：不管萨拉马戈身处何方，他都在用葡语写作，并使这一语言的魅力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其对祖国文明发展的贡献，让他享受任何高规格的礼遇都“物”超所值啊！即使是一位有才干且尽职的总统，为国家服务的时间，也只有短短数年；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却用毕生精力为创造本民族文明瑰宝倾注心血，相比较而言谁的贡献更大？

“四面树敌”并未引来“四面楚歌”，相反，这个“文学老汉”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有的人一辈子处心积虑、“四处邀宠”，其结局却常常是被世人所唾弃……

萨拉马戈离去了。世界文坛因巨星陨落而寂寞了许多。吾辈虽庸碌无为，苟且活着，但难道不应该偶尔也仰望一下星空？

2010年7月



本山大叔的 “抗打击能力”

“小品王”本山大叔原本是可以为文化艺术界树立一个勇于接受批评的“楷模”形象的，遗憾的是由于他的涵养，甚或是个性，使他还不具备“抗打击”的气度，失去了一个为自己形象增色的机会。

由赵本山等主演的轻喜剧《乡村爱情故事》在央视播出后，收视率甚高。本山大叔自然是乐歪了嘴巴。乐就乐得了，忽然心血来潮玩起“高雅”来，请来一帮专家、学者开研讨会。会议开始时，本山的姿态不可谓不高，态度不可谓不诚。他挨个儿与到场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握手致意，嘴里不停说着“谢谢”，开场白说：“希望专家能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我的抗打击能力很强，想听老师多批评。在公司，周围的人天天都说好话，我今天就想听坏话和真话。我永远感谢让我经受磨难的人和给我批评的人。”

大多参会者心知肚明，此类研讨会主办方一般是为了自我包装营销，并非真的要听什么“坏话”。因此本山大叔一开始收获了一大箩筐美誉之词，正陶醉着，谁知斜刺里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年逾古稀的曾庆瑞老先生，不无几分“迂”地说起了“坏话”：“本山先生被收视率带来的鲜花、掌声给弄迷糊了，被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没有原则的吹捧给误导了。”《乡村爱情故事》缺乏“历史进程中本质的真实”，是“伪现实主义”……

本山大叔的血压陡然升高，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马反击，话语之尖刻几至失态，一点儿幽默感也没有了：“……我來是让你们给我开服药，但我希望吃良药，别给我开一服药我吃了就死的。”“这位教授提到的农村生活，我想知道，您熟不熟悉农村生活？您去没去过？如果没有发言权的话，那考虑好再说。”“我敢说，农村生活在

座的各位没有比我更了解的,我是你们的老师,就不要唠农村了,如果唠城里的事,我赶紧缴枪不杀。”“不如您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如果您拍的那个收视率比这个高,我当时就给您跪下。”

本山大叔对批评意见有不同看法,当然可以共同讨论。也完全可以拿出演小品的功夫来,幽默平和地回应。但这种情绪激烈的“反唇相讥”,实在有失风度。看来,本山大叔的“抗打击能力”还有待提升。

当下文学艺术界普遍存在的批评难,由此可见一端。要使批评和创作形成良好的互动,既需要批评者有上乘的“刀功”,更需要被批评者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和“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怀。

这使我联想到近日读到的一本书。由现代最富有才情的批评家李长之写的《鲁迅批判》。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写这本书时,才25岁,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报纸副刊当个小编辑。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小小年纪竟然敢“批判”当时已经是青年偶像的鲁迅。但看完全书,我发现李长之先生不愧是“好处说好,差处说差”的优秀批评家,他不但胆子大,“刀功”也非常了得。艺术感觉是那样老到,笔锋是那样犀利。今天的学人、读者还在读这本书,足证它的生命力和经典品格。恕我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引述他的主要观点,仅摘出他谈鲁迅小说的片言只语。他认为,鲁迅小说中写农村题材的部分“有永久的价值”,即使“在任何国外的大作家群里,也可以毫无愧色”,因为它们“都是完整的艺术”。而那些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则“写得特别坏”,是“失败之作”。他对鲁迅的思想、杂文、散文、性格、心理等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据书中介绍,这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生前披阅,并在出版时鲁迅为作者提供了自己照片的评论鲁迅创作的专著。

我们感叹李长之先生年轻时就具备的过人的胆识,他因为这本书历经坎坷,“文革”中吃尽苦头。有人要他改书名,他至死不改。他觉得“批判”是评论分析的意思,并无不妥。更让笔者深为感叹的是已经大名鼎鼎的鲁迅,在面对一个年轻学人的批评时所表现出来的气量和胸襟。

如何形成正常的文学艺术批评氛围?无论是李长之的胆量和鲁迅的气量,难道不正是今天的学人和作家都应该效仿的吗?

2010年6月

(插图 苏新诗)

“西门庆” 碰上了好时光

前一段,山东和安徽三地争抢“西门庆”故里的事件,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一时成为杂文家和时评家嬉笑怒骂、妙笔生花的话题。

此事的荒唐性是毋庸置疑的。一是拉出西门庆这位在《水浒传》和《金瓶梅》中坏事做绝的“淫荡”人物来吸引眼球,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简直就是“诲淫”、坏人心术的最新“创造”了;二是西门庆本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哪来的什么“故里”?大家围着一个“莫须有”争来抢去,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岂不是让人笑掉下巴?

但笔者很少看到有人分析导致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其中也不乏可以肯定的某些积极性因素。其实,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诸如,苏北某经济落后财政拮据的县,居然却投资数百万元造一个山寨版的世博中国馆,此种低级粗糙的“复制品”,既非本地独创,又无文化含量和实用价值,劳民伤财,不也是同样令人匪夷所思?

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除了当地官员为 GDP 指标“压”坏了脑子、罔顾一切以外,与决策者的人文素质有直接关系。如果这些官员有一定的人文修养和眼光,就不会随心所欲地做出此种连普通人都觉得荒唐的事来。因此,让这些官员到学校去补一补人文课大有必要,或每年列一些人文类的必读书,逼着他们把泡卡拉 OK、桑拿的时间用来读书,还可避免被歌厅里的高分贝噪音引起神经错乱、被桑拿间的高温蒸昏了头脑。

要说“坏事”背后的积极因素,我指的是很多地方都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很多官员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挂在嘴上。不管他们是采取什么方式来提高“软实

力”，但起码是他们有了这么一种意识，应该得到鼓励。但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方式，骨子里还是把文化看成是经济的附庸，凸现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至于拉出“西门大官人”来提高软实力，恐怕连“西门大官人”自己也出乎意料。“如此重视文化建设，俺要不使出浑身力气来，真是对不起父母官呵……”只是喜欢“西门庆”的地方这么多，连“西门庆”自己也弄不清他的故里究竟在什么地方了！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满足各地需求，他就得学会分身有术、三地兼顾了。不过，像他这样的大玩家，你要让他在两省三地不停地奔波，为繁荣旅游经济作贡献，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身子骨就要垮掉了。你让这个在女人堆里锦衣玉食惯了的“大官人”捧着中药罐子在飞机、火车、长途大巴上颠簸，也真有点难为他了。

提高文化软实力非一日之功。而要提高某些官员的人文素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最快捷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人事组织部门在考察配备干部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一条，而不是仅仅看他是不是什么“高级经济师”或是否学过 MBA。而对于身居决策岗位的官员来说，弥补自身人文缺陷的聪明办法是不妨到某些高校和专业权威研究部门请一些高参来为自己出谋划策，或花点劳务费建一个不在编的高水准的“智囊班子”，随时提供决策咨询，如此也许可以少犯一些贻笑大方的低级错误，少往水里扔纳税人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要以为大权在握，脑袋就可以跟着屁股转；也不要以为有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怎么干都是对的。为了一个似乎“正确”的目标，而干出许多南辕北辙的蠢事，这样的历史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

2010年5月

莫言的“战书”

从莫言最近在上海的一个关于他的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似乎更为理性、大度和成熟了。他表示作家是需要批评的，一是肯定赞扬，二是挑毛病，提出不同意见，而第二种更有意思。

果如是，令人欣慰。

记得数年前莫言与曾对他的小说《檀香刑》提出严厉批评的青年评论家李建军，在福建召开的一个文学期刊的讨论会上相遇。真可谓“冤家路窄”，两人在会上发生正面交锋，其中“攻击性”的话语，已然不仅仅是谈对文学作品的分歧，连人际关系、个人隐私也都成了“攻击”对方的“利器”。当时《文学报》记者在现场，并作了报道。但报道已经把其中不宜公开的情绪化的攻击性言辞过滤掉了。文坛上批评家一批评某位作家，两人的关系立即成为“死敌”，实在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但莫言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就值得斟酌了。他说：“人们在说为什么没有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出现，我要说，那是缺少伟大的批评家。俄罗斯伟大的批评家拨开俄罗斯文学的迷雾，看到希望。我们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批评家出现，帮我们指明方向。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舵手，我们在大海上瞎乱撞怎么行。希望有伟大的批评家出现，使我们跃上一个大家所认可的新高度。”

如果关于莫言的这段话的报道属实，那么，可以断言，莫言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好的批评固然起到推介好的作品，指出存在问题，提升创作水准，促进创作繁荣的功能，但在“伟大的批评家”和“划时代的经典作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了解一下那些公认的伟大作家的创作经历，就很清

楚了。索尔仁尼琴应算是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但他是靠哪位“舵手”指引出来的?俄罗斯曾有不少伟大的批评家,但有谁可堪任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契诃夫的“舵手”?

当下中国文坛确实还未涌现大家公认的“伟大的批评家”,但这并不是缺少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根本原因。中外无论当代还是历史上的优秀作家,都是在吸收了历史上也包括当代的多种优秀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成果,然后完成对自我文学形象的塑造的。一位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也不可能把一个思想的“侏儒”,“导航”为一个“精神领袖”;一位天才得举世无双的批评家,也不可能给“燕雀”插上“鸿鹄”的翅膀……

其实,有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她是由读者和时间共同组成的。离开这两个元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胜任“伟大的批评家”的称号。如果光看一时一地的读者,那么谁畅销谁就是经典了?肯定不对。光有时间也不成,有的作品可以在图书馆里沉睡百年,但就是无人问津,当然也“经典”不起来。经典是靠读者阅读出来的,如果当代的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过数十年后还不断地被人阅读,被人赋予新的涵义,给予新的解读,那么后人认它为经典,大致不会有错。J·M·库切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所作的演讲中说:“历经时间检验而未被淘汰的东西必定是经典。”“历经最野蛮的浩劫而仍能存留下来的东西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愿舍弃它,是因为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所谓经典,仅此而已。”

任何一位作家都躲不过这位最无情的“伟大的批评家”的检验。她手中有一把铁筛子,不断地把沙石过滤掉。因此我是极不赞成过早地把某位当代作家封为“大师”的,也是极不赞成急于把当代某部作品列入“经典”行列的。有些作品在读者中的“保鲜期”,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如何堪称经典?真正的经典也是从来不用担心会被“批”倒,被“解构”掉的,批评只会使它的经典品格更为凸显,使它的生命力更为顽强。

不知道在场的专家学者、批评家们听了莫言先生的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常常被媒体列为“一线代表作家”之一的莫言,如大旱盼甘霖般希望有人来给他当“舵手”,如果你们还不尽快“伟大”起来,岂不让他视我“蜀中无人”?

呵呵,这是抬举批评家呢,还是给批评家下“战书”啊?

2010年7月